



费明仪

和费明仪女士聊天，谈民歌，虽然仅有短短一个小时，但我总觉得，能够和一位知名的声乐家在一起谈话，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

从费女士来新献唱，到民乐，到音乐，到她执笔写作每一件事，由她娓娓道来，亲切万分。透过这位名声乐家的分析，一些平常看起来似乎是很复杂的音乐问题，就在淡然一笑中被解决。

谈到快乐的时候，串串笑声不断扬起，使人感到大家并非第一次见面。

费明仪，在音乐圈裡是一个挺响亮的名字，自从接触过她的「歌者与歌」，看她谈音乐，生活，父亲（费女士为已故名导演费穆之女），没访她之前，我对费女士已有了一个粗略的印象。

那天，能够被派到帝国大酒店访费明仪女士，我的感觉是惊喜，但我又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，才能写下这位蜚声国际的名声乐家。

高高的个子，脸上流露着微笑，温文健谈，对记者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，能够与这样一位音乐界长者谈话，实在是生平一大乐事。

除了演唱之外，费女士还提笔写过一本名为「歌者与歌」的书。这是一部与她的音乐生活有关的作品，点点滴滴纪录了费女士多年来在乐坛上的经历，关心音乐的热诚，以及家事等等。

在询及为什么会想起提笔写作时，她说：「收集在这本书裡的文章，都曾发表在杂志上，祇不过将它们彙集起来罢了。它是我的音乐杂感，以及从事音乐活动的一点经验记录。」

随着这一段谈话，费女士开始对我谈起「民歌」与「现代民歌」的问题。

费女士道：「和艺术歌曲相比，中国民谣的内容当然是更加多姿多采的；民谣来自民间，纯朴而真实，是人民生活的反映……」

从这段话裡，我们不难瞭解，正因为民歌是来自民间，所以，「奔放自由，无拘无束」，就该是民谣的格风。而唱这些歌的人，也许是农民，也许是樵夫，然不管是谁，它的唱者终究是没有受过什么音乐教育。他们不懂什么是五线谱，什么是和声，然而他们还是一代一代的唱下去。唱越久，歌曲所包涵的生命力也就越旺盛。但是，如果一个歌唱家，在受过严格的声乐训练后，是否还能保留住这种特色呢？

她解释对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声乐家而言，要保留有那种活泼奔放的民歌风味，显然是民歌，因为它是现代人按诗来谱成曲，是仿民歌的风格来创作，而不是直接来自民间，因此我认为它是创作歌曲，不是民歌。

再者，「民歌」若能以方言唱出，那它的地方色彩将会更浓。」

在询及有关台湾民谣的问题时，费女士这么说。

台湾民谣有它的地方色彩，必须以谈地区的方言（即闽南语）唱出，才能显出歌曲的特色。她以香港为例，倘若那边的人民，在演唱他们的民歌的时候，改用华语演唱，那歌曲的精神面貌，一定没法表现出来。

这即是说，民歌必须与民族融成一体，才能体现出该民歌的面貌和风格。若改换成另一种方式来表达，虽然我们可以这么做，但它在艺术上的完美，无疑要遭到严重性的破坏。

她同时说：我在演唱一些四川民歌时，亦曾尝试应用一些四川话来唱，以求符合该地的民歌风味。但我也否认，用方言来唱，却有一个弊病存在，那即是：一定会有一些人听不懂。

说起中国的民歌，不期然要令人想起西方一位未受过正式的音乐教育和训练，但又创作过无数旋律优美的民谣的美国作曲家佛斯特；关于他，费女士说：

「举凡民歌都是美丽的，佛斯特凭着他的天赋作曲，那种带着黑人灵歌风味的旋律，不仅扣人心弦，亦是一种最深入的歌唱，所以我觉得他了不起。」

对于时下一般年青人不喜爱古典乐曲的说法，费女士以为这不正确。她说：「本地的情况我不十分了解，但在香港，那儿确实有许多年青人喜爱古典音乐。」

## 民歌是生活的反映

访香港抒情女高音费明仪

是不太容易。但她以为，尽管民歌是来自民间，但同样要有艺术性，同样必须赋予艺术的美化，那唱出来的民歌，才会更具有生命力。至於该怎样去发挥民歌艺术的特色，怎样去美化民歌，费女士说：这就是一位歌唱应负的任务了。

接着，我们将话题转向「现代民歌」之上。

大约在一年多前，台湾出现了一位年青作曲家杨弦，他在看过余光中的诗后，就选择了其中八首，一一将它谱成曲，然后公开演唱给爱音乐者聆赏。后来，台湾某基金会，便将这八首乐曲，灌成唱片，就此开始，台湾乐坛便掀起一阵所谓「现代民歌」的热潮。

对于这种多冠上「现代」二字的民歌，费女士说，正因为民歌是来自民间，所以我们才称其为民歌，如果是经过艺术创作的，那它本身已不能算是民歌了。台湾现今所提倡的「现代民歌」，实际上并不能

是民歌，因为它是现代人按诗来谱成曲，是仿民歌的风格来创作，而不是直接来自民间，因此我认为它是创作歌曲，不是民歌。

再者，「民歌」若能以方言唱出，那它的地方色彩将会更浓。」

在询及有关台湾民谣的问题时，费女士这么说。

台湾民谣有它的地方色彩，必须以谈地区的方言（即闽南语）唱出，才能显出歌曲的特色。她以香港为例，倘若那边的人民，在演唱他们的民歌的时候，改用华语演唱，那歌曲的精神面貌，一定没法表现出来。

这即是说，民歌必须与民族融成一体，才能体现出该民歌的面貌和风格。若改换成另一种方式来表达，虽然我们可以这么做，但它在艺术上的完美，无疑要遭到严重性的破坏。

她同时说：我在演唱一些四川民歌时，亦曾尝试应用一些四川话来唱，以求符合该地的民歌风味。但我也否认，用方言来唱，却有一个弊病存在，那即是：一定会有一些人听不懂。

说起中国的民歌，不期然要令人想起西方一位未受过正式的音乐教育和训练，但又创作过无数旋律优美的民谣的美国作曲家佛斯特；关于他，费女士说：

「举凡民歌都是美丽的，佛斯特凭着他的天赋作曲，那种带着黑人灵歌风味的旋律，不仅扣人心弦，亦是一种最深入的歌唱，所以我觉得他了不起。」

对于时下一般年青人不喜爱古典乐曲的说法，费女士以为这不正确。她说：「本地的情况我不十分了解，但在香港，那儿确实有许多年青人喜爱古典音乐。」

云彬